



茫

流轉人世的多變情愛

朱
碧



精美大眾小說

GS014

茫

——
流轉人世的多變情愛

朱
碧
◎
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社 ◎ 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茫：流轉人世的多變情愛／朱碧著．——
— 第 1 版．—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 83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14）
ISBN 957-716-125-1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6778

茫——流轉人世的多變情愛

作 者：朱 碧
發 行 人：朱凱蕾
出 版 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 絡 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 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 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 年 8 月 第 1 版 第 1 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2152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25-1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茫

這一幕 光燦輝麗

然 燈光已滅

掌聲已歇

獨留曉風殘月

心的悸動

朱 碧

翻騰於不斷迴轉的滾滾塵世中，稍一不甚即淹沒在姹紫嫣紅的花花世界裏。
愛情尤其陷入更深。

算空有并刀，難剪情愁千縷。

寫一本小说像孕育一個孩子，整個創作過程，都擔負著沈重的壓力，忽而是生命的嘲弄者或哀悼者，忽而是情感的追尋者或冥想者，於是，讀者經常可以在字裏行間看到我的心緒在小說裏緩緩流竄。

想說的是婚姻——一樁悲傷的事業。

現代婚姻呈現出道德壓力的變遷，價值觀混亂，以及拜金傾向，因此，愛情變得廉價，婚姻變得醜陋。人們在物慾橫流的情況下，不再有夢、不再有憧憬，我們傷人也爲人所傷。

這是一種輪迴的耽溺，是本世紀兩性桎梏的逃離殘象。

何時我們才能莊嚴地牽引著靈魂從頹廢、破敗的肉體世界裏出竅？

爲此，我差一點將雪柔許配給朱建銘。

您可也有過這樣的衝動？包容一個深愛著您的男人的種種缺失，心甘情願地與他共度此生。

只有女人。有容乃大的中國儒學講的便是女人的肚量。

不論是母親對孩子的犧牲，或是妻子對丈夫的隱忍，都是一種非宿命的積極求全。

求家的圓滿。

求情愛的無憾。

另一個我想傾訴的是對生命的無常，對輪迴的疑惑做些許探討。

也曾經有過似曾相識裏心弦悸動，悵然若失卻無邊懷想地柔腸百轉。也曾驀然顧盼四野，恍若置身夢境，亦或夢境漫於周遭，前世不知何時，我必然來過此地。

您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經歷？說不定咱們是上輩子約好了到此紅塵圓一些夢，做一些事、找一些人，而真實到底如何？我現在不清楚，但將來我應該會知道。

茫

——
流轉人世的多變情愛



茫

第一章

今宵酒醒何處
萬里雲層終渺
千山瑞雪還寒
隻影獨向楊柳岸
應是曉風殘月

這是由柳永最負盛名的「雨霖鈴」改編而成的，詞中遍敘離別情狀，欲飲無緒，醉不成歡，以至悲痛欲絕。

林雪柔站在這幅水墨畫前，流連再三。

她身穿淡黃色衣衫，臉上頗有滄桑之色，顯是經歷一番炎涼；論年紀約莫二十七、八，依舊是韶華如花，正應沉醉於情愛、婚姻之年，可是容色間卻隱隱有哀悽之意，似乎惆悵襲人，眉間方寸，無計迴避。

「小姐如果喜歡，可以打個折扣給妳。」說話的是一個三十歲上下，身量碩長的男子；俊逸瀟灑的臉龐，漾著迷人的笑容。

雪柔淺淺一笑，「我是喜歡，但並沒有打算買。」說著，轉身便要離去。

「既然喜歡卻不能擁有，」那個男子一個箭步擋在雪柔面前，「豈不遺憾？」

雪柔心緒一陣起伏，不自在的將眼眸轉向一旁。

「人世間遺憾的事多著呢，一幅畫算得了什麼？」

「妳也有遺憾？」

「我！」她不明白他何以有此一問。

「畫裏有妳的悲傷？」他關切地凝視著雪柔。

「我不懂你在說什麼！」雪柔微愠地瞪他一眼，強自從容的維持風度，只是淚水卻不聽使喚的淹沒她那雙明亮的大眼睛。

他禮貌性地掏出手帕，遞給雪柔。

她固執地視若無睹，亦強忍著不讓淚水流下。

她是有悲，還有無限的遺憾，否則不會在週末的黃昏駐足畫廊，望畫興嘆。

但這又如何？繁忙疲憊的都會男女，誰不是或多或少有些悲苦和無奈？

「妳的心事全寫在臉上，用心的人都讀得出來。」

這是從何說起？雪柔心想：哪裏來的唐突男子，敢大膽的在此剖析我的心境？

「你到底是誰？憑什麼在這裏胡說八道？」要不是和仇天莉相約的時間尚早，雪柔真想立刻拂袖而去。

「我姓胡，胡銓，很高興認識妳。」他牽起嘴角，故意忽略她的譴責。「小姐怎麼稱呼？」

「哼！」雪柔不屑地冷冷說道：「老闆請你來，總不會要你沒事隨便找人搭訕吧？」

「搭訕是有的，可是並不隨便。」他一副自若的神態，「要不是陪妳在這兒耗了三個小時，實在有點腿痠腳麻，我也不會表現得這麼差勁。」

「你是說……」三個小時？雪柔不禁臉紅耳赤，自己居然讓人打量了一整個下午而渾然不覺？「既然……既然你不是畫廊的員工，憑什麼賣畫給我？」

那人低頭瞧瞧自身，調皮地皺眉聳肩，「爲什麼我一定是這兒的員工，而不是老闆或畫家什麼的？」

剛剛聽他說陪自己在此消磨了許多時光，現又見他那無邪率真的模樣，雪柔除去些許戒心，她嫣然一笑，爲他的逗趣，也爲了道歉。

「我認得畫廊的主人，而畫家多半已六十多歲了，想必你是別的什麼的。」她故意揶揄他。

「好個伶牙俐齒的女子。」

雪柔待要再辯，卻一眼瞟見牆上的掛鐘，六點了，她和仇天莉約好六點半在藝術街坊的玫瑰園咖啡廳見面。

「我該走了。」她轉身走向門口。

胡銓旋踵追了出來。

「等等！妳還沒告訴我，妳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「我已經知道你叫胡銓了，這還不夠？」

「那這畫呢？」

「你還想賣畫給我？」

「不，我想送給妳。」他專注地望著雪柔。

「你我素昧平生，這畫——」那是名畫家胡永平近年來相當有名，而且昂貴的巨幅水墨畫，雪柔心中盤算，起碼有百餘萬的身價，「太貴重了，我承受不起。」

「所謂名畫贈佳人，再貴也值得。」

她朱唇微啓，欲語還休。

不復記憶的往事，總挑最不恰當的時刻浮現腦海。曾經有那麼一個人，用著同樣專注的眼神和話語，承諾她亙古無悔的情愛；懵懂浪漫的少女，如何覺曉浩瀚人世，竟有斑斑不測。不是怨天無情，也不怪世態多變，只是偶爾想起，總覺太苦。

胡銓見雪柔一陣悽惶，頗感到詫異，碧紗燈籠照映下，但見一雙娥眉緊鎖，眼簾裏透

著霧氣。

「妳？」他輕觸她的香肩，「還好吧？」

「哦？」雪柔回過神來，靦腆的低著頭，「謝謝你，再見了。」話聲未畢，人已走到門口。

樓外華燈初上，走馬燈沿著各式看板上下左右的流轉，遠處幡布旗迎風張揚著。

孟冬時節，山上的風刮得好不淒涼，尤其今夜細雨紛飛，寒冷中更見蕭瑟。

雪柔不自覺地拉緊衣領。

一件純毛外套適時的罩在她的肩上。

「山上溫差大，容易著涼。」他溫柔地說。

「不用，我——」雪柔婉拒他的好意，伸手欲取下外套。

「留下它，」他伸手按住她提在肩上的手，「就算是陌生人，也可以略表關懷吧？」

「真的不需要。」她仍是覺得不妥。

「我就住在理想國的銀河世紀，多半時間妳可以在這裏找到我，大肚山上就這一家畫廊，妳可以將衣服——」

茫